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珊瑚網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沈鳳輝

編修<sub>臣</sub>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翼成

謄錄監生<sub>臣</sub>邱應培

欽定四庫全書

珊瑚網卷四十八

畫繼

序

明 汪砢玉 撰

自昔賞鑒之家留神繪者多矣著之傳記何止一書獨  
唐張彥遠總括畫人姓名而第之自軒轅時史皇而下  
至唐會昌元年而止著為歷代名畫記本朝郭若虛作

圖畫見聞志又自會昌元年止神宗皇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亦復編次兩書既出他書為贊矣予雖生承平時自少歸蜀見故家名勝避難于蜀者十五六古軸舊圖不期而聚而又先所藏殊尤絕異之品散在一門往往得免焚劫猶得披尋故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於情深不能移奪每念熙寧而後游心茲藝者甚衆迄今九十四春秋矣無復好事者為之紀述于是稽之方冊益于見聞叅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禩上

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存或亡悉數畢見  
又列所見人家奇跡愛而不能忘者為銘心絕品及凡  
繪事可傳可載者裒成此書分為十卷目為畫繼若虛  
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為非師可傳多是軒  
冕才賢巖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  
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不爾雖  
竭力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嗟夫自昔妙悟  
精能取重于世者必凱之探微摩詰道子等輩彼傭工

俗隸車載斗量何敢望其青雲後塵耶或謂若虛之論  
為太過吾不信也故今於類特立軒冕巖穴二門以寓  
微意焉鑒裁明當者須一肯首是年閏旦華國鄧椿公  
壽序

論聖藝

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于神即位未幾因公宰奉清  
閒之宴顧謂之曰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故  
秘府之藏充仞填溢百倍于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畫

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寀集為一百帙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鑒集蓋前世圖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於是聖鑒周悉筆墨天成妙體衆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能也政和初嘗寫仙禽之形凡二十題曰筠莊縱鶴圖或戲上林或飲太液翔鳳躍龍之形擎露舞風之態引吭啖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並立而不爭獨行而不倚閒暇之格清迥之姿

寓于縑素之上各極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製奇  
峰散綺圖意匠天成工奪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情  
巒疊秀則閭風羣玉也明霞舒綵則天漢銀河也飛觀  
倚空則仙人樓居也至于祥光瑞氣浮動于縹緲空明  
之間使覽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飄飄焉峴峴焉若投  
六合而臨九州也五年三月上巳賜宰臣以下燕于瓊  
林侍從皆預酒半上遣中使持大盃勸飲且以龍荊池  
鷓鴣圖并題序宣示羣臣凡預燕者起立環觀無不仰



聖文觀奎畫贊歎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其後以太  
平日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奏無虛日史不絕書動物  
則赤烏白鵲天鹿文禽之屬擾于禁籞植物則檜芝珠  
蓮金柑駢竹瓜花來禽之類連理並蒂不可勝紀乃取  
其尤異者凡十五種寫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鑒冊復  
有素馨末利天竺娑羅種種異產究其方域窮其性類  
賦之于咏歌載之于圖繪為第二冊已而玉芝競秀于  
宮闈甘露宵零于紫萁陽烏丹兔鸚鵡雪鷹越裳之雉

玉質皎潔鸞鷟之雛金色煥爛六目七星巢蓮之龜盤  
螭翥鳳萬歲之石並幹雙葉連理之蕉亦十五物作冊  
第三又凡所得純白禽獸一一寫形作冊第四增加不  
已至累千冊各命輔臣題跋其後寔亦冠絕古今之美  
也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駕幸秘書省訖事御提舉廳事  
再宣三公宰執親王使相從官觀御府圖書既至上起  
就書按徙倚觀之左右發篋出御書畫兩軸于是上顧  
蔡攸分賜從官以下各得御畫兼行書艸書一紙又出

祖宗御書及宸筆所模名畫如展子虔作北齊文宣幸  
晉陽等圖靈臺卽奏辰正宰執以下逡巡而退是時既  
恩許分賜羣臣皆斷佩折巾以爭先帝為之笑此君臣  
慶會又非特幣帛筐篚之厚也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  
名手應詔者數百人咸使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後益  
興畫學教育衆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  
藝能當是時臣之先祖適在政府薦宋迪猶子子房以  
當博士之選是時子房筆墨妙出一時咸謂得人所試

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繫  
空舟岸側或拳鷺于舷間或棲鴉于篷背獨魁則不然  
畫一舟人臥于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謂非無舟人止  
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  
則畫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尖或  
鴟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亂後雖有畫院  
舊史流落于蜀者二三人嘗謂臣言某在院時每旬日  
蒙恩出御府圖軸兩匣命中貴押送院以示學人仍責

軍令狀以防潰墜漬污故一時作者咸竭盡精力以副上意其後寶籙宮成繪事皆出畫院上時時臨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堊別令命恩雖訓督如此而衆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繩墨未脫卑凡殊乖聖王教育之意也

### 論遠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移毫髮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

山宛丘淮海月巖以至漫仕龍眠或評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天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悲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亦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

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于軒冕  
巖穴有以哉

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  
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  
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  
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  
復首推之為當也至徽宗皇帝專尚法度乃以神逸妙  
能為次

予嘗取唐宋兩朝名臣文集凡圖畫記錄考究無遺故于羣公畧能察其鑒別獨山谷最為精嚴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少陵東坡兩翁雖注意不專而天機本高一語之確有不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牆則壁傳人物須動字始能了請公放筆為真幹則千丈之姿于用筆之際非放字亦能不辨至東坡又曲盡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生客慧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



語耶

予作此錄獨推高雅二門餘則不苦立褒貶蓋見者方可下語而聞者宜容輕議嘗考郭若虛論成都應天孫位景朴天王曰二藝爭鋒一時壯觀傾城士庶看之闌噓予嘗按圖熟觀其下則知朴務變怪以微位正如杜默之詩學盧仝馬異也若虛未嘗入蜀徒因所聞妄意此方豈為歐陽炯之誤耶然有可恕者尚注幸顯之論謂朴不及位遠甚蓋亦以傳為疑也此予所以少立褒貶

郭若虛所載往往遺畧如江南之王凝花鳥潤州僧修  
範湖石道士劉貞白松石梅雀蜀之童祥許中正人物  
仙佛丘仁慶花王延嗣鬼神皆名筆也俱是熙寧以前  
人物

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營丘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  
以淡墨為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予每以  
告畫人不愕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足以見後學之下也  
李營丘多才足學之士也少有大志屢次不第竟無所

成故放意于畫其所作寒林多在巖穴中裁剗俱露以興君子之在野也自餘巢植盡生于平地亦以興小人在位其意微矣宇文龍圖季蒙云宣和御府曝書往往預觀李成大小山水無數軸今臣庶之家各自謂其所藏山水為李成吾不信也

畫之六法難于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損只於澄心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

也蓋寔矯之恐其或近衆工之事

米元章云伯時病臂三年予始畫雖似推避伯時然自謂學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專為古忠賢像其木強之氣亦不容立伯時下矣

鳥獸草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所見論難形似之不同以為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豐或瘠互相譏笑以為口舌非善觀者也

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于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

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畫至數十函皆留京師所載止襄陽隨軒絕品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

畫之逸格至孫位極矣後人往往益為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可也然未免乎麓鄙至貫休雲子輩則又無所忌憚者也意欲高而未嘗不卑寔斯人之徒歟

蜀之羅漢雖多最稱盧楞伽其次杜楷丘文播兄弟耳楞伽所作多定本止坐立兩樣至于侍衛供獻花石松竹羽毛之屬悉皆無之不足觀杜丘雖各有此筆意不

甚清高俱愧長沙之武也

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之恥與齊名轉而為塑皆謂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希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巧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搶泥于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峯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

大抵收藏古畫往往不對或斷縑片紙皆可珍惜而又

高人達士恥于對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豈知古畫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十年那得復有完物斷金碎玉皆可寶也

榮楫子邕酷好圖畫務廣藏畜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聞之故老曰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于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其半或橫或豎當中分剪如維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雀白翎毛無一金

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論近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待詔圖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來幸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為誰寔少年新進上喜賜緋褒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于上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藥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釐差故



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畫院衆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脚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二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服

宣和殿御閣有展子虔四載圖最為高品上每愛玩或終日不捨但恨只有三圖其水行一圖特補遺耳一日

中使至洛忽聞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觀既見則愕然曰御閣中正欠此一圖登時進入所謂天生神聖物必有會合時也

聞之薛志曰明達皇后閣初成左廊有劉益所畫百猿後志于右畫百雀對之舉動各無相犯頗稱上旨賞賚十倍也

政和間每御畫扇則六宮諸卿競相臨倣一樣或至數百本其間貴近往往有求御寶者

先大父在樞府日有旨賜第于龍津橋側先君侍郎作  
提舉官仍遣中使監修所有畫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  
竹及家慶圖之類一日先君就視之見背工以舊絹山  
水揩拭几案取觀乃郭熙筆也問其所自則云不知又  
問中使乃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筆一  
殿專皆熙作上即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  
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且  
命舉至第中故第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

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蓄珍圖往往王公貴人令其別識於是遂與常賣交通凡有奇蹟必用詭計勾至其家即時臨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別也復以真本厚價易之至有循環三四者故當時號曰便宜三

勾處士不記其名在宣和間鑒賞第一眷寵甚厚凡四方所進必令定品欲命以官謝而不為止賜處士之號令待詔畫院

畫院界作最工專以新意相尚嘗見一軸甚可愛玩畫

一殿廊金碧煥耀朱門半開一宮女半露身於戶外以箕貯果皮作棄擲狀如鴨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此者

祖宗舊制凡待詔出身者止有六種如摹勒書丹裱背界作種飛白筆描畫欄界是也徽宗雖好畫如此然不欲玩好輒假名器故畫院得官者止依倣舊制以六種之名而命之足以見聖意之所在也

本朝舊制凡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得佩魚政宣間獨

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此異數也又諸待詔每立班則  
畫院為首書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畫院  
聽諸生習學凡係籍者每有過犯止許罰直其罪重者  
亦聽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則謂  
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衆工待也睿思殿日命待詔一  
人能雜畫者宿直以備不測宣喚他局皆無之也

圖畫院四方召試者源源而來多有不合而去者蓋一  
時所尚專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則謂不合法度

或無師承故所作止衆工之事不能高也

凡取畫院人不專以筆法往往以人物為先蓋召對不時恐被顧問故劉益以病贊異常雖供御畫而未常得見終身為恨也

高麗松扇如節板狀其土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皮故柔膩可愛其紋酷似松栢故謂之松扇東坡謂高麗白松理直而踈折以為扇如蜀中織梭欄心蓋水柳也又有用紙而以琴光竹為柄如市井所制摺疊扇者但

精緻非中國可及展之廣尺三四合之止兩指許所畫多作士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星月人物粗有形似以其來遠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綠奇甚與中國不同專以空青海綠為之近年所作尤為精巧亦有以絹素為團扇特柄長數尺為異耳山谷題之云會稽內史三韓扇分送黃門畫省中海外人烟來眼界全勝博物注魚蟲蘋汀遊女能騎馬傳道蛾眉畫不如寶扇真成集陳隼史臣今得殺青書



倭扇以松板兩指許砌疊亦如折疊扇者其柄以銅鑲  
錢環之黃絲絛甚精妙板工卷畫山川人物松竹花草亦  
可喜竹山黃王公軒惠恭后家嘗作明州舶官得兩柄  
西天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  
天布為之其佛相好與中國人異眼目稍大口耳俱怪  
以帶掛右肩裸體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畫背乃塗五  
彩于畫面以金或朱紅作地謂皮膠為觸故用桃膠合  
柳枝水甚堅清中國不得其訣也邵太史知黎州嘗有

僧自西天來就公解令畫釋迦今茶馬司有十六羅漢  
張彥遠論收藏鑒識購求閱玩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有  
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  
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  
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  
寶歸之如雲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  
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圖書

之府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媸渾雜亦在銓量是故非  
其人雖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有晉宋  
名跡煥然如新者已歷數百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  
開元天寶間縱或以散耗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  
出于山珠產于淵取之不已為天下用圖畫歲月既久  
耗散將盡名人藝士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寶  
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捺揉使損不解裝褫者隨  
手棄捐遂使其跡漸少不亦痛哉非好事者不可妄傳

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食飲唾涕不洗手  
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玄愛重圖書每示賓客有非好事  
者正食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自後每  
出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牀褥拂拭舒展觀  
之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時舒卷即免  
蠹濕予自弱年鳩集遺失鑒玩裝理晝夜精勤每獲一  
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弊衣減  
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笑或曰終身為無益之事竟何

補哉既而歎曰若復不為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  
生是以愛好愈篤近于成癖每清晨閱景竹窓松軒以  
千乘為輕以一瓢為倦身外之累且無長物惟書與畫  
猶未忘情既頽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閱常恨不得竊  
觀御府之名跡以資書畫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  
況少真本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為終身  
之痛畫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熬汲汲名利交  
戰于胸中不亦猶賢乎昔陶隱居啓梁武帝曰遇固博

涉思未能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令史曉愛楷隸又羨  
典掌之人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  
恣五慾寔可愧恥每以得為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  
之志也由是書畫皆為精妙况余凡鄙於二道能無癖  
好哉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彥遠字愛賓河東人能文字  
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  
不愧作者著法書要錄一十卷歷代名畫記十卷自

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 繡里平陽  
氏忠魁世裔家藏本

米襄陽畫學

大抵畫今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  
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家為二等賞鑒家謂其  
篤好徧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  
世人或有資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  
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秘開之或笑倒余輒

撫案大叫曰慙惶殺人

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為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  
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霍即杜荀象即章得是也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由所為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  
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遺風國初  
以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骨亦秀整林木皆  
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披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



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辨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  
用證未軟裏白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  
制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觀戒為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  
尤以烟雲霧景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于士  
女翎毛貴遊戲閱殊不入清翫家具眼

大抵人物牛馬一摸便似山水摹皆不成也山水心自匠  
得處高也

余少收畫見奇巧皆不錄以為不應如是及長官于桂陽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為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訪人物滕邊徐唐竹花竹

翎毛荆李闕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闕立本筆立本畫皆著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貴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圓學者莫

及然自有懷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氣不俗也楊拙學  
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為孫知微逸格所破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  
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眼以  
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嶽後殿壁天下奇筆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東丹王胡環蕃馬見七八本雖好然非齋室清玩

滕昌右邊鸞徐熙徐崇嗣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雖富

艷皆俗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孝嚴殿壁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為人所鴆

錦峯白蓮居士又稱種峯隱者皆李崇光畫自題號意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

物也內合同乃其璽唐時皆用內合同為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敝之封函曰制姓名曰制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衆好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疎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



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劉畫則道士在主位  
以此為別

荆浩善為雲生山頂四面峻厚

關仝人物俗石本出于畢宏有枝無幹

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仝則樹相似范寬師  
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相送題勾龍爽畫  
因重背入水於右邊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字在合綠  
色抹石之下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



而筆乾不圓於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大石自此趨硬信荆之弟子也

李成淡墨如夢霧中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范寬山水葉葉如恆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者溪出深虛水

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王瑞學闕全人物益入俗

道士牛戩筆墨粗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  
覺張經之上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直龍圖閣劉明復皆師  
李成復古此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細甚  
秀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憐而

收錄裝堂遮壁亦不棄

趙昌王友鐔鬢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為少程坦崔白侯  
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  
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為  
尚友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在趙昌王友之上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  
花亦以逸筆一抹為之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

工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蘇子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  
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于文同與可自謂與  
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  
竹甚精予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  
奇無端如其胃中盤鬱也吾自湖州從事過黃州初見  
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

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復還王銑舉李成皴法以金綠為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地皆李成法也

嗣濮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

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為之如栗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章友直善畫蛇龜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棋

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伯時病右手予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  
余乃取顧齊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彩不高余  
為睛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  
也

知音求者只作橫掛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咸對  
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為椅所蔽又行過肩汗不著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

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漸漸掛名筆絹素  
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  
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為觀乃可掛  
也觀此知昔人好尚今則無須如此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半  
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  
以絹辨見文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  
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  
經香烟薰損本色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  
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  
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稻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  
快刀直過當縷兩斷依舊生作毛起稻丈堅紉也濕染  
者色縷縷間乾薰者烟臭上深下淺

古畫若不之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



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艷蜂蝶只在  
約畧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  
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為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剗中  
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  
損絹軸不宜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  
畫掛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分雙鶯錦最俗不可背  
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為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  
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古自  
有古香也

尋常畫多中損者縛破故也線褊條潤指半絲細如綿  
者畧畧縛之勿用力

余家書畫最上品者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字印神品  
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  
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

蒂之印米蒂氏印米蒂印米蒂元章印米蒂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惟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余家晉唐方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維絕精只有十軸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寶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為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

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資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

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  
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太平清話畫者六書像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鍾鼎隸  
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山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  
多兼法書正是禪家一合相也畫用焦墨生氣韻書  
用淡墨生古色此又禪家賓主法也 苔石一人樂  
卿氏組述

畫史清裁

吳畫

曹弗興古稱善畫人物衣紋皺皺畫家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宣和內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圖一卷余嘗見於錢唐人家上有紹興題印筆意神彩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為也

晉畫

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顧凱之上世不多見其蹟畫譜所傳高士圖刺虎余並見之乃唐末五代人所

為耳真蹟不可見矣

顧凱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  
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曾見初  
平起石圖夏禹治水圖洛神賦小身天王筆意如春雲  
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傳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  
點綴不求暈飾唐吳道子早年嘗摹凱之畫位置筆意  
大能彷彿宣和紹興便題作真蹟覽者不可不察也  
謝赫云凱之畫迹不追意聲過其實近見唐人摹本

果得其說

六朝畫

陸探微與凱之齊名余平生止見文殊降虛真跡部從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皆各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鬘髻孟者蓋西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恨望之神彩動人真希世之寶也今藏秘府後維摩像皆不迨之張彥遠謂體運道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非虛言也

展子虔畫山水大抵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畫人物描法甚細隨以色暈開余見故寔人物山水人馬等圖又見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人物面部神彩如生意度具足下為唐畫之祖

六朝人畫魯義姑圖一兵士持戈作勇猛之勢義姑作安詳答問之態棄所生子于地作畏懼怖急挽母衣之狀而所抱之子以兩手抱義姑之項回視兵士一一如生筆法細潤傳色鮮明望而知其非唐畫舊藏申屠大



用家今歸義興王氏王藏古畫至三百軸此為最也

唐畫

閻立本畫三清像異國人物職貢圖傳法太上像五星像皆宣和明昌物余並見之及見步輦圖畫上官人三十餘輦皆曲眉豐頤神彩如生一朱衣髯官執笏引班後有贊普使者服小團花衣及一從者贊皇李衛公小篆題其上唐人八分書贊普辭婚事宋高宗題印完真奇物也

王芝子慶家收閭令畫西域圖為畫第一趙集賢子昂題其後云畫惟人物最難器服舉止又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一備盡其妙至於髮彩生動有欲語狀蓋虛無之間真神品也

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方圓平正高下曲直折筭停分莫不如意其傳采於焦墨痕中畧施微染自然超出緋素世謂之吳裝當時弟子甚多

如盧梭伽楊庭光其尤者也五代朱繇亦能彷彿終不甚似覽者當自得之嘗見道子熒惑像烈焰中神像威猛筆意超動使人駭然上有金章宗題印秘在內府又見善人二燈摩利諸天像帝釋像木紋天尊像及行道觀音託塔天王毗沙門神等像行筆甚細恐其弟子輩所為耳

王右丞維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甚佳平生喜作雪景劍閣棧道騾綱曉行捕魚雪渡村墟等圖

其畫輞川圖世之最著者也蓋其胸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

周昉善貴游人物又喜寫真作仕女多穠麗豐肥有富貴氣

李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故時人號為大李將軍小李將軍至五代蜀人李昇工畫著色山水亦呼為小李將軍宋宗室伯駒字千里復倣倣之嫵媚無古意余嘗見神女圖明

皇御苑出游圖皆思訓平生合作也又見昭道海峴圖  
素絹百碎粗存神采觀其筆墨之源皆出展子虔輩也  
曹霸畫人馬筆墨沉著神采生動余平生凡四見真跡  
一奚官試馬圖在申屠侍御家一調馬圖在李士弘家  
並宋高宗題印其一下槽馬圖一黑一騮色圉人背立  
見鬚眉髻髻甚奇其一余所藏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  
白玉面駢綠衣闌官牽照夜白筆意神采與前三畫同  
趙集賢子昂嘗題云善畫馬者甚衆而曹韓為之最蓋

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衆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園人太僕自有一種氣象非世俗所能知也集賢當代賞識豈欺我哉

韋偃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子美詩所謂戲拈秃筆掃驊騮倏見騏驎出東壁者余嘗收紅鸞覆背驄馬圖筆力勁健駿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往歲鮮于伯機見之驚歎累日嘗賦詩曰渥洼產馬如座龍韋偃畫馬如畫松奇文也惜不成章而卒

韓幹初師陳閎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勻法遂與曹  
韋並馳爭先及畫貴將人物各臻其妙至於傳染色入  
縑素余嘗見其人馬圖在錢唐王氏二奚官引連錢驄  
燕支驕又見一卷朱衣白帽人騎騮五明馬四蹄破碎  
如行水中乃李伯時舊藏在京師見明皇舞馬圖三馬  
圖調馬圖五陵游俠圖照夜白粉本上有幹自書內供  
奉韓幹照夜白粉本十字要知唐人畫馬雖多如曹韓  
特其最者後世李公麟伯時專師之亦可謂優入聖域

者也

戴嵩專畫牛為韓晉公滉幕客專師法于韓而青出于  
藍者不惟畫牛至于川原樹石牧子樵童亦各臻妙余凡  
七見真跡一在揚州司德用家二牛相鬪毛骨竦然一  
在四明士人家一牛引犢奇甚又見三牛圖渡水牛圖  
歸牧圖皆合作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若其筆意  
清潤開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氣象余于嵩有取焉  
韓晉公滉畫人物及牛圖嘗見其田家移居圖村童螳



戲圖醉客圖鼓腹圖醉學士圖及牛圖數本人物源流  
顧陸牛圖是其所長戴嵩得其緒餘有名于世是蓋人  
物不及而牛特過之也

陳閎開元中人畫人物得名明皇幸蜀作金橋圖人物  
閎主之余見其照夜白馬圖筆法細潤在曹韓之下

唐人花鳥邊鸞最為馳譽大抵精于設色穠艷如生其  
他畫者雖多且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資集諸家之  
善山水師李昇霍師薛稷龍水師孫位至于花竹翎毛

超出衆史筌之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熙志趣高尚畫草木蟲魚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所可及也熙畫花落筆頗重中畧施丹粉生意勃然黃之子居寶居宋熙之孫崇嗣崇矩各得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佳多作顫筆棘針是倣其主李重光書法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禽畜尤長於獐猿多游山林窺猿狖禽鳥之樂圖其天趣若趙昌惟以傳染為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也又如滕昌祐丘慶餘葛守昌崔白艾宣丁貺之徒皆得其緒餘以

成一家要之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為古今規式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也

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而不隱指平生凡四見真跡要不在盧梭伽之下

楊庭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林中襍畫一一臻妙

裴寬畫小馬宣和所藏一卷余嘗見之作山林間小馬十數蕭散閒適筆甚閒雅真奇作也

張璪松石清潤可愛平生嘗見四本並佳後得山堂琴  
會圖趙子昂見之欲得不與因題云張璪松人間最少  
此卷幽深平遠如行山陰道中誠寶繪也

翟琰師吳生筆法大不及惟得傳色法嘗見孔雀明皇  
像甚佳

周古言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有夜游圖傳之于世  
張萱工仕女人物尤長于嬰兒不在周昉之右平生幾  
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女朱暈耳根以此為別覽者不

可不知也

王洽潑墨成水烟雲慘淡脫去筆墨畦疇余少年見一  
幀甚有意度今日思之始知為洽畫再不可見也

湯子昇畫人物極妙江南人家有鑄鏡圖真希世之物  
也

盧鴻畫傳世不多余見宋人摹其艸堂圖筆意位置清  
氣襲人真跡可知其妙也

范長壽醉道士圖曾成二本皆直軸筆法緊實可愛用

色亦佳

蜀人畫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為師龍水尤位所長者也  
世言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水火本無情之物二公深  
得其理嘗見孫位水官圖魚龍出沒于海濤神鬼變滅  
于雲漢覽之凜凜然真傑作也

唐世名畫至多要皆望而知唐人別有一種氣象非宋  
人所可比也

荆浩山水為唐宋之冠闕全常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

山水訣為范寬輩之祖

陸晁畫人物極工元章畫史稱其庶人章余常從同里  
葉氏見之描法甚細而有力又有解厄天官像等數圖  
皆粗惡可厭蓋晁畫自有二種細者為上

五代畫

左禮與韓虬同名畫像入妙曾見畫十六身小羅漢坐在  
巖石中筆意甚工不在韓虬之下

關仝霧鎖山關圖差嫩是早年真蹟在京師人家

董源天真爛漫平淡多奇唐無此品在畢宏上此米元章議論唐畫山水至宋始備如元章又在諸公之上楸石幽潤峯巒清勝早年礬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余以秘府見春龍出蟄圖孔子哭虞丘子春山圖溪岸圖秋山圖及窠石二幀于人間約見二十本皆其平生得意合作源之後有鍾陵僧巨然及劉道士劉與巨然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為別耳要皆各得源之一體至米氏父子用其遺法別出新



意自成一家然則源之正傳者巨然為最也董源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礬頭畫林野樹遠樹平遠幽深山石作麻皮皴一樣著色皴紋甚少用色穠古人物多用紅青衣人面亦粉素者二種皆佳作也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但多顫掣筆是學其主李重光書法如此至畫仕女則無顫筆李後主命周文矩顧弘中圖韓熙載夜宴圖余見周畫二本于京師弘中筆與周事跡稍異有史魏王浩題字并紹興印文房清玩亦

可謂淫樂之惑耳

徐熙畫花菓多在澄心紙上至于畫絹絹文稍粗元章謂徐熙絹如布也

唐希雅弟忠祚花鳥亦入妙品在易元吉之下若用墨作金針易不能及之也

李昇畫山水長見之至京師見西嶽降靈圖人物百餘體勢生動有未填面目者是其藁本上有紹興題印無之則唐人藁本也

道士牛戩信筆作寒鵲野雉甚佳

宣和畫譜載唐李漸畫馬筆和氣調今古無儔及見三馬圖與所聞甚不逮然自有一種氣韻不可以形似求之也

支仲元畫神仙人物多作奕棋之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人物清潤不俗每見高宗題作晉六朝高古名筆者多仲元所作當有知者賞余言

唐畫龍圖在東浙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下稱

是中止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痕如臂大筆跡  
圓勁沉著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如  
此峻利上有吳越錢王大書曰感應祈雨神龍并書事蹟  
舊題作吳道子要之唐人無疑也

嘗見紙上畫一人一騎甚佳後題永徽年月日太原王  
弘畫不知弘為何人徧考不出信知唐人能畫者固多  
紀錄不能盡也

仕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

周文矩下及蘇漢臣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鏤金佩玉於腰帶中目視指爪情意凝貯知其有所思也又見文矩畫高僧試筆圖在錢唐民家一僧攘臂揮翰旁觀數士人咨嗟嘖嘖之態如聞有聲真奇筆也

董源夏山圖見在史崇文家天真爛漫拍塞卷軸不為虛歇烘鎖之意而幽深古潤令人神情爽朗古人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宣意數尺敗素亦能若是

顧德謙蕭翼賺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自負自藏

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硃砂石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榻僧新色可掬旁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

唐人畫李百妹產黃庭經圖曾于司德用家見一本萬山中一白衣婦人踞地臨溪洗一本經經之毫光燭天

殊不知其意也

胡瓌畫番部人馬用狼毫制筆疏渲駿尾緊細有力至于室廬什物各盡其妙司德用家昭鷹圖真妙品也

阮郛畫人物仕女極工且秀美見而愛玩錢唐人家有賢妃盥手圖尤佳絕

五代婦人童氏畫六隱圖見於宣和譜今藏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畫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

黃筌畫枯木信筆塗抹畫竹如斬釘截鐵至京見二幅  
信天下奇筆也

衛賢五代人作界畫可觀余嘗收其盤車水磨圖佳甚  
又見王子慶驢鳴圖亦佳但樹木古拙皴文不老耳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為  
之僧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貌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有重名自謂不及乃  
變姓名受傭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



憐其誠盡以傳授故與齊名古人之用心如此

郭澄畫馬甚俗嘗見人馬圖不過一工人所為殊無古意  
上有宣和題印又曾見滾塵馬圖後有篆文曰金陵  
郭澄極妙知是兩手又見馬圖亦俗始悟滾塵馬圖是  
無名人妄加篆文以取重不知反累畫也

陸瑾江南人畫捕魚圖大抵宗王右丞嫵媚過之又嘗  
見溪山風雨圖尤佳

厲歸真五代人畫牛甚妙嘗見牧牛圖大幅遠山清潤

人牛閒適後有八分書羽士厲歸真筆舊藏喬仲山家  
今不知在何處

張符畫牛得名于唐曾見渡水牛一卷甚平常在戴嵩  
之下符自號烟波子

曹仲元三官及五方如來像予曾見之聞江南王氏家  
有白衣觀音像未見大抵曹師吳生不得其法晚自作  
細筆畫以自別為一家

孫夢卿松石悶禪圖在錢唐人家一松清潤一僧甚閒

雅一士人作問荅尊師禮意筆法精妙稱為孫吳生名不虛得也

僧傳古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僕平生于龍畫最多留心看覽葉公之迹不可復見秘閣曹弗興龍首于傳有之張僧繇吳道子輩所作不傳于世唐畫曾見錢氏所藏十二幅絹素作一首一臂五代傳古龍約看十四五本亦曾收過二三大抵得蜿蜒升降之態而尤未免于畫法且看馬圖要識神駿龍圖要識變化故畫

龍馬最難蓋一主于變化出沒必流于戲墨于畫法甚虧若拘于畫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故能畫尤難董羽專門之學亦不拘于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蚣真知言哉常見董源龍數本皆清奇可愛源之長政不在是姑置勿論近世陳容公儲本儒家者流畫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昇者降者俯而噓者怒而視者踞而仄石者相向者相鬪者乘雲躍霧戰沙出水

以珠為戲而爭者或全體發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可  
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品豈胷中自有得于天者  
耶

五代袁曦宋徐白善畫魚及觀其迹不過刀几間物耳  
使人起羹膾之興獨文臣劉家畫山水中風萍水荇觀  
之活動至于鱗尾性情游潛迴泳皆得其妙平生嘗觀  
其畫近見落花游魚圖紅桃一枝飛花數片一赤鯉漾  
輕波吹落英深得詩人之意

僧運能五代人善畫佛像得唐人法有古意

宋畫

武宗元宋之吳生也畫人物行筆如流水神彩活動嘗見朝元仙仗圖作五方帝君部從服御眉目顧盼一如生前輩甚稱賞之

營丘李成世業儒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意于山水凡雲烟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險易之形風雨晦明之態莫不曲盡其妙議者以為古今第一傳世雖多真者極少元

章平生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平生所畫祇自  
娛耳既勢不可逼利不可取宜傳于世者不多宣和御  
府所藏一百五十九卷真偽果能辨耶翟院深臨摹仿  
彿亂真若論神氣則霄壤也宋復古李公年王詵陳用  
志皆宗師之得其遺意亦足名一世郭熙其弟子之最  
著者也

范寬名仲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畫山水初  
師李成既乃歎曰與其師諸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

習游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宋三家  
山畫超絕唐世者董源李成范寬三人而已嘗許之董  
源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  
家照耀古今為百代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  
凜其弟子黃懷玉紀真商訓然黃失之工紀失之似商  
失之拙各得其一若懷玉刻意臨摹其雪山過得意處  
淺意未易斷也

郭熙河陽人師李成善得烟雲出沒峯巒隱顯之態嘗



論畫山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  
淨而如伏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意論可以知其畫矣  
余平生見真跡約五十本然絕佳者不過一二十軸而  
已然山頂峻險學者苟失其意竟成匾薄無林深雲密  
之態後世楊士賢顧涼皆學之

許道寧初賣藥長安市中畫山水以集衆故早年畫俗  
惡太甚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妙理傳  
世甚多佳本極少峯頭直峻而下是其得意筆也

王詵字晉卿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著色山水師  
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內臣馮瑾摹其筆墨臨  
倣亂真高宗竟題作王詵觀者不可不察也然余能望  
而知之

李伯時宋畫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千古者也畫馮師  
韓幹不為著色獨用澄心紙為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  
著色筆法如雲行流水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  
士人喬仲常專師伯時彷彿亂真至南渡吳興僧梵隆

亦師伯時但人物多作山水紋稍乏神氣若畫馬則全不能也伯時暮年作畫蒼古字亦老成余常見徐神翁像筆墨艸艸神氣炯然上有二絕句亦老筆所書佳作又常見伯時摹韓幹三馬神氣突出縑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韓幹生亦恐不能復甚過也

王端畫人物古拙無神氣

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文簾筆成之武岳長沙人工畫人物尤長于天神星像用筆純熟其

子洞清能世其學過父遠甚凡世間星像天神樂王等像傳流甚多神妙不俗大抵與武宗元相上下而神彩勝之宗元朝元仙仗圖昔藏張君錫家今歸杭人崔氏儘一疋絹作五帝朝元人物仙仗背項相倚大抵如寫艸書然

王士元畫山水屋木宣和畫譜止于山水部收山閣圖一卷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郭忠恕凡所下筆皆極精微卻于宮室議論中

張之云如王士元輩可以皂隸目之議論相及者有如此

高克明畫山水雖工不免畫人之習無深厚高古之氣  
趙幹畫山水多作江南景風致平俗杭人藏秋收圖上  
有宣和題印甚佳

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自作多佳世所有成  
畫多此人為之

王齊翰畫佛像神仙山水筆法雖佳不免近俗若入細

者固勝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獐猿名之

裴文晚工畫有聲然形似有之古意不足也

燕文季作山水清潤可愛然取其氣骨無有也

李伯時摹李將軍海岸圖雖摹昭道法至于筆意水痕林叢處不能脫其習此頓在京師人家

孫太古湖灘水石圖在浙右民家雙幅長軸中畫一石

高數尺湍流激注飛濤走雪聽之似覺有聲黃筌不能過也

徽宗性嗜畫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入神品者歷代帝王能畫者至徽宗可謂盡意當時設建畫學諸生試藝如取程文等高下為進身之階故一時技藝皆臻其妙嘗命學人畫孔雀升墩障屏大不稱旨復命餘子次第呈進有極盡工力亦不得用者乃相與詣闕陳請所謂旨曰凡孔雀升墩必先左脚卿等

所圖俱先右腳驗之信然羣工遂服其格物之精類此  
當時承平久四方貢獻珍異之物奇花異果無虛日徽  
宗乃作冊圖寫每一枝二葉十五版作一冊名宣和睿  
覽集累至數百及十餘冊余度其萬幾之餘安得工暇  
至此要是當時畫院諸人倣倣其作特題印之耳然徽  
宗親作者余自可一望而識之

鄆王徽宗第二子也能畫花鳥克肖聖藝墨花入能品  
常見一卷後題年月日臣某畫進呈徽宗御批其後曰



覽卿近畫似覺稍進但用墨粗欠生動耳後作當謹之  
以此知一時諸王留心于畫者皆如此也

張敦禮汴梁人畫人物師六朝筆意哲宗婿也嘗見其  
論畫曰畫之為藝雖小至于使人鑒惡勸善聳人觀聽  
為補宣可濟于衆工哉敦禮畫人物貴賤美惡容貌可  
見筆墨繁細神采如生江南見陳元達鎖樹凍圖其忠  
義之氣突出鱗素在京師見阮孚蠟展圖人物山水樹  
石並倣顧陸後有敦禮所受追贈太師告命是其家藏

之物子孫就以告命附其後真奇品也

文與可竹真者甚少平生只見五本偽者三十本往見張受益古齋泥屏上倒垂枝上題熙寧二年己酉冬至日巴郡文同與可戲墨真奇作也後有絹畫三本一如此題筆墨皆相似天地間未之見者尚多豈與可一日間能作此數本耶然真偽一見自可辨之

東坡先生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與可枯木奇石時出新意余平生曾見謫黃州於路

途民家鷄棲豕牢間有藜竹木石因圖其狀作木葉亦  
細紋甚縷及在秘監得見拳石老檜巨壑海松二幀奇  
怪之甚墨竹凡見十四卷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僕曾收  
枯木竹石圖上有元章一詩今為道士黃可玉所有矣  
米芾元章天姿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書畫學擢為博  
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命書周官篇  
于御屏書畢擲筆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  
宋萬古徽宗潛立于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

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硯因就賜之元章喜拜置之懷  
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為豪放類若此作畫善  
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源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  
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耳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  
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亦畧變其尊人所為成一家法  
烟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珍重不易與人  
當時翟者年有詩云善畫無根樹能描朦朧雲如今身  
貴也不肯與閒人其為世貴重如此余平生凡收數卷

散失不存今但有一橫披紙畫上題數百字全師董源真元暉第一品也其弟友知亦善畫亦善書元章云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文及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華亭李甲字景元作翎毛有天趣樹木不佳僕屢見其畫樹木甚拙禽鳥佳處多

宋宗室如千里希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雁雜禽又出尋常宗室筆墨之妙者也嗣濮王宗漢墨雁

可入神品

宋迪字復古師李成清甚士大夫畫中最佳不在李公年之下其猶子子房亦得家法

劉涇字巨濟與元章為書畫友作枯木有奇意

周怡者畫院人宣和末承應摹倣唐畫有可觀

崔白蘆雁之類雖清致余平生不喜見之獨有一大軸

絹濶一丈許長二尺許中濃墨塗作八大雁盡飛鳴宿

食之態東坡先生大字題詩曰扶桑之蠶如益益天女

織絹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三千丈云云  
真白之得意筆也

李伯時十六小馬圖至京師始見之紙素數尺中作山  
林十六馬飲水齧艸樂天趣於其間神駿可愛伯時小  
字題其後今在郝大參家

徽宗自畫夢游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人城郭  
宮室旌鼓樂仙嬪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  
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為工甚致觀之令人起神游八

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世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昭道摘瓜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畫明皇騎三駿照夜白馬出棧道飛仙嶺下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奇迹也

程坦元章時人善雜畫往往見之張受益收松竹障八幅頗佳而人物甚俗城南李氏收鍾馗小妹二幀甚惡元章謂程坦能汙茶坊酒肆壁者此論真是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



寫意者也傳世不多僕平生止見四五本子昂學其枝條花用別法

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畫者如朱敦儒希真畢良史少董江參貫道皆能畫山水窠石若畫院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馬賁下至馬遠夏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于李唐差加賞閱其餘諸人亦不能盡別也

畢少董能畫山水不在朱希真之下僕常見之故表異以語後人

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為小吳生更能脫去習俗留意高古亦人未易到也

池州畫工作九華秋浦圖元章云甚有清趣師董源余見凡有七八本其工緻甚多信元章之說不妄

楊補之墨梅甚清絕水仙亦奇自號逸禪老人

湯叔雅江石人墨梅甚佳大抵補之別出新意水仙蘭亦佳

趙孟堅子固墨蘭最得其妙其葉如鐵花莖亦佳作

石用筆輕拂如飛白書狀前人無此作也畫梅竹水仙  
松枝墨戲皆入妙品水仙為尤高子昂專師其蘭石覽  
者當自知其高下

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戲用墨粗少古法

廉布字仲宣畫枯木藤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東坡青  
出于藍自號射澤老人畫松栢亦奇兼善山水清潤甚  
佳杭州龍井寺板壁畫松石古木二真得意之筆

王清叔畫枯木竹石倣廉布法亦能亂真但筆墨少麗

乏生意耳

常州太平寺佛龕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  
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尺觀者異之友之妙豈在是哉  
筆法既老波浪起伏得其水勢相對活動愈看愈奇  
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巍然獨存豈水能厭之耶

金畫

王庭筠字子端畫枯木竹石山水往往見之獨京口石  
民瞻家幽竹枯槎圖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圖上逼

古人不在元章之下也

楊秘監畫山水全師李成

任詢字君謨草書入能品畫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之下  
金顯宗章宗父也畫墨竹俗惡章宗每題其籤金人  
畫馬極有可觀惜不能盡知其姓名

國朝

龔聖予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為  
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

粗此為不足耳畫人物亦師曹韓畫山水師米元暉梅  
菊花卉雜師古作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常自畫  
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  
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天下人口真有  
盛唐風致嘗作雲山藁五冊傳于世余常見之乃平生所  
臨畫藁亦奇物也

江南畫工陳琳字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琳能師古凡  
山水花竹禽鳥皆稱其妙見畫臨摹彷彿古人予昂相

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外國畫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點如雨消洒在紙上畫翎毛如中國花草亦佳高麗畫觀音像甚工其源出唐尉遲乙僧筆意流而至于纖麗

### 雜畫

古人作畫皆有生意運思落筆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

畫之六法得其一二者尚能名世又得其全者可知也  
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開記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  
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

余十七八歲便有迂濶之意見圖畫愛不去手見鑒賞  
之士便加禮問遍借記錄彷彿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  
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為聽聲隨影終  
不精鑒也

人物於畫最為難工蓋拘于形似位置則失神韻氣象



顧陸之迹世不多見唐名手至多吳道子畫家之聖也  
照映千古

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  
畫三紙可敵吳生畫一二紙得吳生畫二紙可易顧陸  
一紙其為輕重相懸類若此

古人以畫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長如唐之鄭虔蜀  
之李昇並以山水名宣和畫譜皆入人物等部畫目稱  
其能畫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余

凡欲條宣和畫譜者數矣惜未得遂所欲也宋高宗每搜訪至書畫必命米友仁鑒定題跋往往有一時附會迎合上意者嘗見畫數卷頗未佳而題識鑒者不可不知也

世人收畫必欲盛飾以金玉不知金玉乃誨盜之端前賢事蹟可鑒

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于庸人謬予見畫必看

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耳

看畫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  
遇勝日有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鬪  
異博物耳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畧知一二見人  
好物故貶剥疵類用心計購至于必得倘不得則生造  
毀謗必欲此物名譽身價不彰若鑒賞高尚之士固不  
待破說平嘗目力未定者或為所惑已收一物性命與  
俱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難阻得善價而後已此

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

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可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

初學看畫不可不講明要妙觀閱記錄否則縱鑒精熟見畫便知何能便識美惡之由茫然無對雖妄加議論支吾一時言吐俗謬識見淺短為知者所哂不可不學也

人家子弟不可不留心看書畫蓋留心不于此則于彼

所益非一端前輩名人鉅公未有不遊意于此者陳  
無已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讀之  
可為浩歎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  
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之粉本多有入神妙者  
宋人賞鑒精妙無出于米南宮元章然此公天姿極  
高立論時有過處當時劉巨濟薛道祖林中子蘇志東  
兄弟皆不及之後有黃伯思長睿者出著法帖刊誤專

攻米公之失余從而為辨析甚詳作此法帖正誤一卷專指長睿之得失當使元章復生不易吾言也

俗人論畫不知筆法氣韻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形似者俗子之見也

古人論畫之神妙有云畫十二辰圖有十二游蜂循環飛動畫婦人則有迴身轉頭之異不可枚舉此皆迂謬其說以求奇非正論也

今之人看畫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為末節如

李伯時畫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于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于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均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平生不惟得看畫法于此詩至于作詩之法亦由此悟

唐人畫絹多用碧綾劍背當時名士于蘭道上題字自經宣和紹興裝飾盡用拆去古跡邈不可得已

唐人裱手卷多有紫綾作標首至有紅綾作引首用珊

金史卷之八十八  
珣為小軸如今藏經之狀

宋末士大夫不識畫者多縱得賞鑒之名亦甚苟且蓋物盡在天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為豪勢奪去賈似道擅國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心搜訪以獻今往往見其所有真偽相半豈當聞見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致然也

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障之類不可枚舉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  
花卉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以形似耳陳去非  
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其斯之謂歟  
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烟  
樹石人物禽畜樓觀皆是賓且如一尺之山是主凡賓  
者近遠折筭須要停均謂如人物是主凡賓皆隨其遠  
近高下布景可以意推也

染絹上深下淡薰絹上黑顏色黯淡槌碎者文理不真

絲亂斷惟是畫佳者絹黑而丹青自明看畫不必以絲素明闇為辨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在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姿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

收畫之法釋道為上蓋古人用功于此欲覽者生敬慕  
愛禮之意其次人物可為鑒戒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  
其次花鳥其次畫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士番族雖精妙  
非文房所可玩者此元章之論也

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近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  
昔人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也

只如本朝趙子昂金國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  
作元章收晉六朝唐五代畫至多在宋朝名筆亦收置

稱賞若以世代遠近不看畫之妙否非真知者也

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觀山水墨竹梅蘭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真次觀意趣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為得趣

今人觀畫不知六法開卷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知所答皆是平生偶耳看熟或附會一時不知其源深可鄙笑

收畫在山水花竹窠石等作挂軸文房舒掛若故寔人  
物必須得橫卷為佳

畫之為物有不言之妙古人命意如此須有具眼辨之  
方得其理若賞閱不精又不觀記錄知其源流縱對顧  
陸名筆不過為鼠竊金以自寶奚貴其知味也哉

山水之為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晝  
夜隨行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汪洋洋如  
萬頃波未易摹寫

六朝至唐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  
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  
一洗前習迨于宋朝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  
二三人終不迨也

世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  
以界畫為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  
拙纖麗梓人匠氏有不能盡其妙者況筆墨規尺運

思于縑楮之上求其法度準繩此為至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畫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三數人而已如衛賢高克明柳又次馬近見趙集賢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為知言也

大凡觀畫未精多難為物此上下通病也余小年見神妙之物稍不合所見便目為偽今則不然多聞闕疑古

人之所以傳世者也必有其實

元人湯采真畫評議論甚高精于賞鑒樂閒外史  
玉水氏愛而輯之畫史

畫法

山水訣

見宋郭思林泉高致或云李成作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格也遠  
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遠與雲齊遠水無波隱隱  
似眉此其式也山要雲塞石壁泉塞道路人塞樓臺樹



塞石分三面路別兩歧樹看頂顙水看岸基此其訣也  
凡畫山水峻拔者峯平夷者岑峭壁者崖通穴者岫形  
圖者巒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水注者溪泉通  
川者谷路下土平曰坡似土而高者曰坂若能辨別乎  
此則知山水之彷彿矣觀者先看氣像次辨清濁定衆  
峯之揖拱列羣岫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  
分遠近遠山不可連近山遠水不可連近水山要迴抱  
水要縈洄茂林古木寺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可置有

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絕處古渡山絕處荒村水濶  
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木根露而藤纏臨流怪石  
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則疎平近則高密有葉者枝  
柔無葉者枝硬松皮似鱗柏皮纏身生于土者修長而

叢

一作勁

直生于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

林扶疎而蕭森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春景則霧鎖煙籠  
樹木多隱隱遠水拖藍山色漸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  
蕪平坡倚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霞鷺齊

飛鴈橫煙塞蘆渚沙汀冬景則積地為雪水淺沙平凍  
雲黯淡酒旗孤村客舟倚岸樵者負薪風雨則不分天  
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  
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靄依稀山光  
淺翠網晒斜暉曉景則千山一作門欲曙輕霧霏霏朦朧  
殘月氣像熹微暮景則山銜落日吠犬疎籬僧投遠寺  
帆卸江湄行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遠岫雲  
歸或秋江古渡或荒冢斷碑或洞庭春色或瀟湘霧迷如

此之類謂之畫題筆法布置更在臨時山形不得犯重  
樹頭不得整齊樹藉山而為骨山藉樹以為衣樹不可  
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光暉若能留意  
於此者須心會于玄機

形理論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  
木水波烟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  
常理之不常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

者必託于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並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心而至于其理非博士逸才不能辨與可知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孳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于天造厭于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常畫兩叢竹于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

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  
于其東叅臻方治四壁于法堂而請與可與可既許之  
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于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言  
之不安 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眉山蘇軾于淨因方  
丈書之

東坡先生以雄文直節高一代而其英偉秀傑之氣發  
為翰墨者姿態橫生峰穎遒勁尤非時人之所能及此  
帖丈簡意足不易得也好事者宜寶藏之 至正十九

年龍集己亥四月既望後學雙文宇文公諒謹題

急雨茗溪小繫船手披翰墨憶坡仙故家人物今煨燼

撫卷題詩一慨然 吳成龍

文忠公畫記有形理之說真能發古人未言之微惜湖州公竹枝不與俱傳俾今之畫家不得觀其自惜哉然文忠此記之妙似不專於畫即書家亦然點畫肥瘦者形也結構圓融者理也形具而顯理隱而微形非理弗備猶文非理弗宣今作畫之求于形似其不能況理乎

書亦惟于形又鮮得其似若語于理無不憮然以為誕  
矣文忠書本二王帖中來故機軸成家學者罕到中間妙  
處理形相傳非漫然塗抹已也此卷姑置畫而重其書  
自當與文忠公並稱宇內神物矣 丙戌冬日張靜題  
此蘇文忠公行書畫記真蹟卷在楮上宜入法書部  
因論畫之形理有會故留斯便覽

寫竹說

餘見余竹史揚松法見余  
松塵暈梅法見余梅花供

吳仲圭云墨竹之法作幹節枝葉而已而疊葉為至難



於此不工則不得為佳畫矣昔見于息齋學士譜中謂  
須宗文與可下筆要勁節實按而虛起一抹便過少遲  
留則不鈍厚不銛利矣法有所忌學者當知粗似桃葉  
細如柳葉狐生並立如又如井太長太短蛇形魚腹手  
指蜻蜓等狀均疎均密偏重偏輕之病使人厭觀必使  
疎不至冷繁不至亂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  
飄各有法度不可一例塗去如染皂絹然也汝求予墨  
竹以為法切不可忘吾言之諄諄

董玄宰論畫

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倪瓚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為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畫家以古人為師進此當以天地為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

不入畫而右看入畫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將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為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用描染當以墨漬出令雲氣蒸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雲山不始于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  
董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即米畫也余以米虎兒滿  
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

李思訓畫海外山董源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  
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吳興趙子昂寫蒼雪  
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閬必有羽人傳照余  
以意為之未知是否

山之輪郭先定然後皴之從碎處積為大山此最是病

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甚多要之取勢為主吾有元人論畫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筆墨者但有輪郭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即是筆亦是墨

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

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為何派兒孫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蓋大家神上品必于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謂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畫家以皴法為第一義皴法中以破網解索為難惟趙吳興得董巨正傳要用此皴法脫畫院庸史之習氣

幽亭秀木古人常繪世無解其意者余為下注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亭不擁腫經霜變黃者謂之秀木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

雖凝寒亦堪目對

畫樹之竅惟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之理其向背俯仰皆于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必有生枝發節必不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枯樹最不可少時于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樹惟檜栢楊柳桂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灰畫圈隨圍而點之正為此也

畫樹本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  
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  
松若以園亭景樹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  
木又別當直幹直枝多有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  
鬱忽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迺稱至如春夏秋冬風  
晴雪雨又不在言也

董北苑畫樹多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  
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此



即米氏落茄之原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于枝柯而繁于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叅合則是高手也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耳點葉柳之難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頭須半明半暗又春三三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

禪家有南北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綰淡一變鈎妍之法其傳為張藻荆郭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六祖之後有馬駒雲峰石迹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曰吾于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山水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非右丞工于畫道不

能得此句米元暉嘗謂石丞畫如刻畫故余以米家山  
寫韻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夫畫  
此一派又傳倪雲林雲林工致不敵而荒率蒼古勝  
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為宗使人玩之  
不窮味外有味也

令穰寫湖天森遼之景極不多皴雖云學王維而維  
畫正有細皴者乃于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得其妙

也

元鎮自題獅子林圖余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張伯兩題雲林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顧謹中題雲林畫云初以董源為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而書法漫矣蓋倪書絕工綴晚乃失之而專精于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為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爾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澹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

次自別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是生機故其人  
往往多壽至于刻畫細碎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  
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趙吳  
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雖不殊皆習者之流非以畫  
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  
耳

向余集董太史畫論一卷今題跋內有者刪半矣

繪事名目

染

不描米色塗染出

渲

翎毛謂之染渲

界

界畫屋宇

描

白描人物

臨

看真本對臨

摸

用紙揭影

傳

對面傳

寫

花果草木禽獸寫生

畫則

白描

水墨

淺絳色

輕籠薄罩

五色幹淡

吳裝

大著色

古今描法 一十八等

高古游絲描

十分尖筆如曹衣紋

琴絃描

如周舉類

鐵線描

如張叔厚

行雲流

水描

馬蝗描

馬和之顧興裔類一名蘭葉描

釘頭鼠尾

武祠清

混沌描

人多描

撇頭描

秃筆也馬遠夏圭

曹衣描

魏曹不興

折蘆描

如梁尖頭細長撇納也

橄欖描

江西顏輝也

棗核描

尖大筆也

柳葉描

似吳道子觀音筆

竹葉描

筆肥短撇納

戰筆

水紋描

減筆

馬遠梁楷之類

柴筆描

粗大減筆也

蚯蚓描

皴樹法

松皮如麟皴

寫針有鼠尾蝴蝶車輪爪離等名

栢皮如繩皴

柳身皴如交叉麻皮皴

梅身要點擦橫皴

梧桐樹身稀二三筆橫皴



樹枝四等

丁香

范寬

雀爪郭熙

火焰

李遵道

拖枝馬遠

樹葉二十七等

靜存處士續增十七等備寫形狀在繪事指蒙內

描葉

有八等

墨葉一等

著色葉

一十八等

皴石法會集諸名家論

麻皮皴

董源

巨然筆麻皴

直擦皴

關仝李成

雨點皴

范寬

俗名芝麻皴諸家皴法俱備賴頭山丁香樹芝麻點皴

小斧劈皴

李將軍劉松年

大斧劈皴

李唐馬遠夏圭

長斧劈皴

許道寧顏暉是也名曰雨淋牆頭

巨然短筆皴

江貫道師巨然

泥裏拔釘皴

夏圭師李唐

米元暉拖泥帶水皴

先以水徧抹山形坡石大小之處然後蘸焦墨橫筆拖之

又有亂雲皴

彈渦皴

鬼面皴

骷髏皴

馬牙勾

如李將軍趨千里先勾勒成山却以大青綠著色方同螺青苔綠碎皴染兼泥金石脚

寫石二十六種

飛白

無色竹蘭上用雲母中等

山字

大青石

太湖

大黑石

盤陀

石筍

上尖下大

佛座

大石

卧虎

同上

骷髏

與上同

獅子

可石大

馬鞍

半大石

羊肚

白色小石植竹蒲盆中

馬牙

勾描

蚌蛤

小石

鷺子

小碎石

鷹座

大石

彈窩

大石

牡礪

如雲母

蝦蟆

揮劍

細長如劍

漿腦

白粉點出小石亦可置盆

筆架

勢如山

鬼面

坡脚

亂石

靈碑

青黑石仕女竹木上用

勾勒

白描

點苔

古多有不用苔者恐覆山脈之巧障皴法之妙今人畫不成觀必須叢點不免有姍女添痴之誚若橫苔如伸圭渴苔如叔明乃得个中之旨

染雲

雲要湧起勢如飛動著色雲頭要現雲脚要淡無蹤影為妙董源山水上深墨描成雲淡苔綠逐染馬夏用禿筆淡描指甲雲亦以淡苔綠逐染若元暉彥敬山水上積染出情懂雲借絹地而成雲也至青綠山水深墨細

描白雲或粉染出或粉細細絲省

### 破墨

唐伯虎云作畫破墨不宜用井水性冷凝故也溫湯或河水皆可洗硯磨墨以筆壓開飽浸水訖然後蘸墨則吸上勻暢若先蘸墨而後蘸水被水冲散不能運動也

### 濃淡

徐充暖姝由筆山水中凡畫山峯青色露尖上濃下淡此何理也因極意觀審久驗其不然上下濃淡須一色

乃得但為雲所掩隔腰脚者則變換耳前人未常言及去取

丹青志畫山不畫小畫水不畫均畫石不畫巧畫樹不畫孤畫路不畫直畫境不畫重畫貴不畫醜畫賤不畫清畫錯不畫俗畫古不畫今

兼擅

畫者六法象形之一故古人金古鍾鼎隸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蘭寫竹寫葡萄寫梅多兼書法或畫用焦

墨生氣韻書用淡墨生古色

好尚

唐喻鳧曰我詩無羅綺鉛粉宜不售畫亦同之嘗見黃子久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雨詩由來老筆荆關輩施粉施朱笑後生

米南宮海嶽圖陳方叔常寄雲林簡云此圖拙古俗眼罕識前輩嘗評其畫云大米造妙入無言雲林胸次清曠筆意蕭遠當咄咄逼真矣暇日能寄小幅否耶

倪迂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  
歷代惟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逕  
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承率宋法稍  
加蕭散耳吳仲圭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  
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  
癡後一人而已

孝廟時直畫史鍾欽禮王吹王諤善山水吹嘗畫萬里  
長江圖進上孝廟悅之別索絹令畫十幅至三四而死



其吳偉善人物嘗為皇太后傳神孝宗手捧絹格從旁  
跪覽焉呂紀善翎毛藝冠一世張珍善花果尺寸之楮  
人輒貴之林良蘆雁即古人亦不能及邊景照花鳥細  
巧工緻為當時獨步云見左輔王維禎掠閒遂錄

### 鈴記

郭熙畫于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  
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古文書崔順之書姓名于葉下  
易元吉書于石間宋思陵有御書之寶印書後有御書

獸印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審定真跡等印或用團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傳朋曰延州吳悅曰吳悅私印

功助

余觀畫之術非細也圖山林巖壑則使人忘囂塵志淡

薄圖川澤河海使人心胆踈通神氣浩蕩圖宮室則能  
營計毫釐布指高下使人身如可居狀若可入圖鬼神  
威貌則使人啟敬圖父子提攜則使人知孝圖君臣上  
下節義則使人知忠圖昆弟夫婦而友愛之情深圖賓  
主而揖遜之儀見以至為兵為刑而愚人孺子見而亦  
知惕懼善感惡勸入之深勸之易吾謂他無如也是將  
可與文章並齒其助道之功豈淺淺乎美哉斯術之可  
尚者如此



珊瑚網卷四十八